



连 东 著

鸦片罂粟通史

欲望、利益与正义的战争

Drug Research Series

禁毒研究丛书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Drug Research Series

禁毒研究丛书

连 东 著

鸦片罂粟通史

欲望、利益与正义的战争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鸦片罂粟通史：欲望、利益与正义的战争/连东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
(禁毒研究)
ISBN 978 - 7 - 5520 - 2133 - 2

I. ①鸦… II. ①连… III. ①毒品—历史—世界
IV. ①D5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8269 号

鸦片罂粟通史：欲望、利益与正义的战争

著 者：连 东
责任编辑：应韶荃 袁钰超
封面设计：夏艺堂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 - 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 - 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23.5
插 页：1
字 数：420 千字
版 次：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520 - 2133 - 2/D · 463
审图号：GS(2018)1559 号

定价：98.00 元

“鸦片罂粟”以产生鸦片而闻名于世,也因此而饱受争议。它花开时,既没有腊梅的坚强,也没有牡丹的富美,只是在微风中摇曳,单薄、凄丽而端庄。然而,这种外表柔弱的物种,竟然用其独特的鸦片浆汁拨动了人类历史的舵轮:它诞生于中欧一隅,因为人类的喜爱而四处扩展,兴盛一时,甚至过海漂洋、穿越洲际的鸿沟;它为一些人带来滚滚的财富,却又把另一些人推入死亡的深渊;它让人类彼此攻杀,射出仇恨的炮火;最终,它面对人类普遍的恐惧和怨怒,四面楚歌,蜷缩于中亚一隅,离开了大多数人的视野。至此,它似乎完成了一轮生命的循环,或许是为它“立传”的时候了。

这一神秘物种吸引了无数学者的目光,相关著述汗牛充栋。以医家而论,对其研究已达3500年之久;就史家而言,200年来,因其反复争鸣,未尝终止。笔者与罂粟也算是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英属印度输入中国的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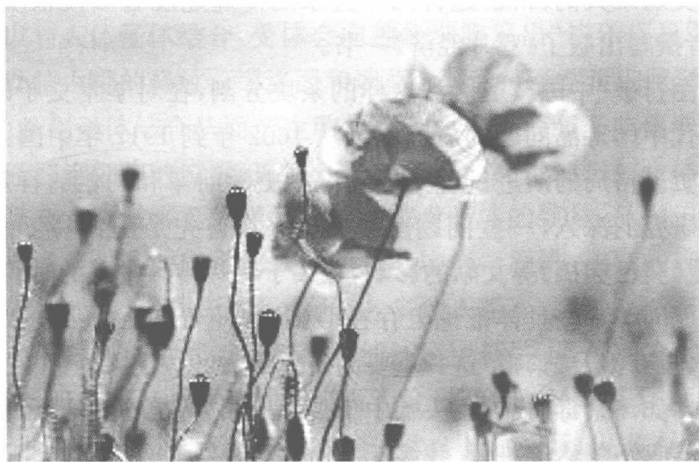


图0-1 鸦片罂粟

PREFACE

片数量；撰写博士论文时开始将目光投向印度全境和东南亚，试图从更宽广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鸦片毒害发生的原因。我在研究中发现，鸦片史上的局部性变动常常会引发全局性的大变动。由此而论，我们将史学划分为中国史和世界史，再将中国史划分为古代史和近现代史，从学科划分的角度看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但绝不可以因此而自缚手脚。例如，美洲的发现会引起烟草向菲律宾的移植，烟草向菲律宾的移植会引起爪哇人发明鸦片烟，爪哇的鸦片烟会催生中国单吸鸦片的方法，中国单吸鸦片的方法会导致英国东印度公司政策的改变，公司政策的改变会引起中国的鸦片泛滥，中国的鸦片泛滥会引起土产鸦片的增加，土产鸦片的增加会排挤印度的鸦片……一连串的因果链无穷无尽，因为历史本来就是因果勾连而形成的链条。在全球化深入推进的今天，一名突尼斯青年的决定会导致 10 个月后利比亚政权的更迭。其实，在历史上也是如此，只是在没有互联网和现代交通工具的古代，这种因果链条的传递速度会缓慢很多。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撰写出版了《鸦片经济》一书。

该书试图打破“中国”、“近代”这样的条块分割，在对学术史予以回顾之后，重点讨论近代中国毒品问题的成因以及从 1602 年到 1917 年中国、东南亚和印度之间鸦片贸易格局的演进。该书得到许多史学前辈和同仁的肯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一些问题也暴露出来。首先是受到马丁·布思《鸦片史》和俞正燮《癸巳类稿》等文献的影响，在关于鸦片传入中国的时间和清代罂粟品种替换的原因等一些具体推论上存在瑕疵，有补充论证的必要。其次是作为一部毒品史，没有涉及“禁毒”这一重要的研究使命。

近年来，“如何禁毒”成为我头脑中千百遍追索、挥之不去的疑问。人类最终可以禁绝毒品吗？忽然有一天，我终于明白：罂粟是多么无辜，它根本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我终于明白：药品滥用即毒品，毒品善用即药品。我

终于明白：站在正义对立面的，根本就不是毒品，是人性中追求享乐的欲望、追求利益的贪婪，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因此，关于人类能不能禁绝毒品的问题，首先应该反问的是，我们有没有能力让全人类的每一分子都远离毒品。如果不能，我们就不可能禁绝毒品。

毒品贸易链的终端是毒品消费，正如姚明的公益广告词——“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我们通常把贩毒行为作为打击的重点，但实际上，只要有毒品需求存在，打击贩毒环节越重越狠，毒品价格就越昂贵，就越会有人加入贩毒大军。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怪圈”。

需求是全部毒品史的推动者。人之所以会需要毒品，是源于人脑当中特有的吗啡类受体以及人本身产生的鸦片样物质内啡肽。内啡肽也叫脑内啡，是人脑下垂体分泌的类吗啡氨基化合物。它能与吗啡受体结合，产生镇痛作用和欣快感。此外，大脑神经游走细胞中的多巴胺($C_6H_3(OH)_2-CH_2-CH_2-NH_2$)释放后也可以与人体受体结合，受体会向神经细胞发出“快乐信息”。多巴胺的释放还会带动脑内啡的释放。海洛因和烟草会刺激神经游走细胞释放更多的多巴胺，使多巴胺与受体结合从而产生欣快感。而可卡因和安非他明则通过占据多巴胺在神经游走细胞的位置，迫使多巴胺离开经游走细胞与受体结合产生欣快感。但毒品会在刺激多巴胺释放的同时减少受体的数量，从而迫使吸毒者加大毒品用量来寻找与先前同样的欣快感。从这个角度讲，戒毒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不能戒毒，就要花钱买毒，而大多数人是喜欢钱的。这样，总有一些人愿意为那些吸毒者提供毒品来换取金钱。这也就罢了，可贩毒之人总希望会有更多人吸毒，吸毒者又会在没钱后铤而走险，各种社会问题随之而来。

顺便说一句，毒品合法化论调在西方社会一度盛行，很多人认为吸毒是个人的权利。然而，只要轻击鼠标，就可以发现许多触目惊心的故事。2014年2月，

PREFACE

兰州西固区杜姓男子吸毒后打死自己的母亲；10月，淄博朱台镇一名男子吸毒产生幻觉，打伤村民后还要持刀行凶。此类事件不胜枚举，不知“吸毒属个人私事”的论调从何谈起？因此，从全人类的福祉着想，“毒品合法化”显然站不住脚。

于是，对个人感官刺激的追求、对金钱财富的贪婪和对人类整体利益的维护，相互交织，共同导演了鸦片罂粟的兴衰沉浮。从这个意义讲，鸦片罂粟的历史就是它与人类的关系史，或者更直接地讲，就是人类与人类自身缺陷的斗争史。

笔者渐渐有了将这一复杂历史呈现出来的冲动。首先是希望通过在时间上向古向今的双向延伸、在空间上向全球范围的拓展，阐释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呈现一部较为完整的人与鸦片罂粟的关系史；其次是通过历史事件的回顾与还原，展现不同“人”的行为动机，揭示罂粟史就是人类与人类自身缺陷的斗争史；再次是要对笔者在既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加以纠正；最后，本书减“论”加“叙”，力求通俗易懂，使更多的人认识到“毒品消费终端”对毒品贸易的拉动作用，以求全社会在“加大对毒品消费的打击力度”上达成共识。

最后还有几点要加以说明。其一，贸易格局的变化应当以产地、市场和贸易规模发生重大改变为依据，但导致这种改变的事件往往提前很长时间就已经发生了。例如，东南亚在1650年后才成为印度鸦片的主要海外市场，而导致这一改变的原因之一是1575年西班牙人将美洲的烟草输入菲律宾。在此，本书在划分格局时以市场实际变化为依据，而不是将引起变化的原因作为划分依据。其二，每章标题只是考虑到某一格局在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主要特点或主要线索，而有时会有属于这一时段却又与贸易格局的主要特征无关的内容，或不属于这一时段却与这一格局形成密切相关的内容。为叙述方便，这些内容也一并纳入该标题下加以讨论。其三，各种资料的数据之间偶有差异，因笔者水平有限，未能一一辨析，由衷希望师长同仁批评指正。

目 录

序 / 1

第一编 食 药 时 代

第一章 自西徂东(1650 年以前) / 3

- 一、鸦片罂粟与罂粟家族 / 3
- 二、什么是鸦片 / 7
- 三、传遍“地中海” / 9
- 四、挺进波斯 / 25
- 五、印度：罂粟的“家” / 28
- 六、中国的罂粟“花” / 36
- 七、漂洋过海的鸦片 / 45
- 八、西亚、欧洲的鸦片剂和“鸦片酊” / 49
- 九、奥斯曼崛起与葡萄牙东来 / 55
- 十、南洋鸦片贸易对各国的影响 / 58

第二编 毒品风潮三百年

第二章 “鸦片烟”与三角链(1650—1780) / 65

- 一、鸦片与烟草的结合 / 65
- 二、荷兰人与东南亚市场的形成 / 70
- 三、“怀土入华” / 74
- 四、英国人也来了 / 77

CONTENTS

五、孟加拉的鸦片垄断 / 82

六、包收制的存续 / 88

第三章 “单吸鸦片”与权力的冲突(1780—1843) / 99

一、去掉烟草更可怕 / 99

二、代理处制度 / 106

三、鸦片“商行” / 119

四、英国政策调整与市场变动 / 124

五、中国的走私与反走私 / 148

六、东南亚的“包税制” / 157

七、美国商人与西亚鸦片 / 165

八、征服信德就是打败“麻洼” / 168

第四章 鸦片、吗啡、海洛因与开放的东西洋(1842—1909) / 172

一、中英鸦片战争与战时贸易 / 172

二、中国的鸦片解禁与逐利的中国烟农 / 176

三、此消彼长的竞争 / 183

四、中国“未有之大患” / 190

五、欧美的鸦片和吗啡市场形成 / 194

六、吗啡制药与西亚的鸦片生产 / 199

七、海洛因登场 / 201

第五章 在禁毒的旗帜下(1909—1956) / 204

一、万国禁烟会与浦东焚烟 / 204

目 录

- 二、世界大觉醒与国家垄断 / 212
- 三、日本政府与中国军阀 / 217
- 四、中国鸦片的产与销 / 235
- 五、其他鸦片产区的禁毒历程 / 239
- 六、欧美有效的司法惩治 / 255
- 七、东南亚的鸦片专卖与专卖废止 / 260
- 八、新中国禁毒与“游离”的港澳台地区 / 266
- 九、日本的冰毒战 / 271

第三编 后鸦片时代

第六章 全球化、个人主义与毒品的回旋(1960—) / 277

- 一、全球化与个人主义思潮 / 277
- 二、当代全球毒品市场变迁 / 281
- 三、鸦片罂粟的最后堡垒 / 309
- 四、“黑社会”：毒品贩运的管道 / 326
- 五、联合国的禁毒努力 / 330
- 六、“三点一面”的鸦片市场 / 335
- 七、新旧毒品的转换 / 338

结语 / 343

- 一、欲、利、义的牵引——鸦片罂粟的传播与贸易 / 343
- 二、欲、利、义的战争——重治吸食：“宣传”与“隔离” / 356

后记 / 364

第一编

食药时代

第一章 自西徂东(1650 年以前)

人类总是在孜孜不倦地追求更加愉悦的感觉,但最古怪的事情是:如果没有痛苦的存在,人类就不能体验到痛苦消退时那种愉悦的感觉。^① 这一点或许非常矛盾,但事实确实如此。一些人为了体验快乐,宁可先去体验痛苦。鸦片,就是通往这样一种痛苦的路径。这种对人类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东西只不过是取自罂粟蒴果中的浆汁。这里所说的罂粟,是指鸦片罂粟,它是“罂粟家族”的一员。

一、鸦片罂粟与罂粟家族

“罂粟家族”的范围要根据各植物种与鸦片罂粟的亲疏关系来加以判定。如果以中文名称而论,以罂粟命名的最大分类单位为“罂粟目”;如果以拉丁名称而论,以 Papaver 为词根的最大单位为“罂粟亚目”,其项下只分紫堇科和罂粟科两个科。罂粟科再分为 3 个亚科:罂粟亚科、角茴香亚科和荷包牡丹亚科。罂粟亚科又分为 4(或 5)个族:古罂粟族、罂粟族、白屈菜族、博落回族。罂粟族又分为绿绒蒿属、罂粟属、花菱草属、海罂粟属、秃疮花属、疆罂粟属等一共 8 个属。罂粟属中又有鸦片罂粟、虞美人、黑环罂粟、野罂粟、灰毛罂粟等 100 多个物种。因此,鸦片罂粟在植物分类学中的位置就是:

- 鸦片罂粟: 界 植物界 Regnum vegetable
- 门 被子植物门 Angiospermae
- 纲 双子叶植物纲 Dicotyledoneae
- 亚纲 原始花被亚纲 Archichlamydeae
- 目 罂粟目 Rhoeadales
- 亚目 罂粟亚目 Papaverineae
- 科 罂粟科 Papaveraceae

^① “Some suggest that humans have always been engaged in a search for greater comfort. Oddly enough, it has also been suggested that if the experience of pain did not exist, we would be deprived of the comfort felt when the suffering is relieved.” Michael Cohen, *The History of Opium and the Opiates*, Texas Medicine 65, (1969.3) quoted by Mark David Merlin: *On the Trail of Ancient Opium Poppy*,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7.

亚科 罂粟亚科 Papaveroideae

族 罂粟族 Papavereae

属 罂粟属 *Papaver* L.种 鸦片罂粟 *Papaver somniferum* L.

不过,植物学以植物进化的角度探索自然分类系统;历史学从人与自然的关联寻求社会影响因子。罂粟对于人类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源于其所含生物碱的医药价值和成瘾特性。而罂粟目下的许多科属植物与鸦片罂粟品质迥异。紫堇科植物自不待言,甚至同为罂粟科罂粟族的绿绒蒿属植物也只是产生黄色液汁,花根和花柱的形态也与鸦片罂粟有很大区别。如其中的红花绿绒蒿,它所含的生物碱就与鸦片罂粟大相径庭。因此,在历史学中将罂粟目,甚至是罂粟科植物纳入“罂粟家族”都是没有意义的,“罂粟家族”的范围应该扩大到罂粟属约100种植物为止,至少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具有乳白色带有恶臭的汁液。”^①

罂粟族是罂粟科较为原始的种群,而罂粟属又是罂粟族中较为原始的种群。罂粟属产生于白垩纪甚至是更早的地质年代,是北温带和南温带间断分布的属,主产于中欧、南欧和亚洲温带,在地中海区获得高度发展,有2种产于北美太平洋沿岸,1种产于澳大利亚东部和南非、西南非。当前,只有7种在中国。^②

在罂粟属中,有一个被称作刚毛罂粟(*Papaver setigerum* DC.)的物种。大约在距今200多万年的洪积世(更新世)之前,刚毛罂粟就传入了中、南欧及地中海地区。^③而欧洲先民在刚刚步入农耕社会不久就开始驯化野生的刚毛罂粟,进而培育出这种一年生的鸦片罂粟种。^④再确切地讲,鸦片罂粟种并不是物种自然进化的结果,而是人类干预自然的产物。以致时至今日,它仍然不能像它的其他近亲一样在真正的野生环境中生存。即使没有人类干预,它的生息之地也不会离开人类垦殖过的土地。^⑤这种“人造”罂粟的主要植物学特征为:“植株高30—150厘米。茎直立,不分枝,具白粉。叶互生,叶片卵形或长卵形,基部心

① 《中国植物志》(第32卷),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② 庄璇:《罂粟科植物的分类、进化与分布》,载路安民主编:《种子植物科属地理》,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

③ Mark David Merlin, *On the Trail of Ancient Opium Poppy*,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81.

④ 植物学界尚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鸦片罂粟并非起源于刚毛罂粟;还有学者认为它是刚毛罂粟和细颈罂粟结合的产物。*On the Trail of Ancient Opium Poppy*,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86.

⑤ 鸦片罂粟种本身是一种栽培作物,不存在完全的野生种。因此,本书从品种论,称其为“半野生”;从生存环境论,若野外生存称其为“野生”,以区别于人工栽培的生存环境。参见 *On the Trail of Ancient Opium Poppy*, pp.53-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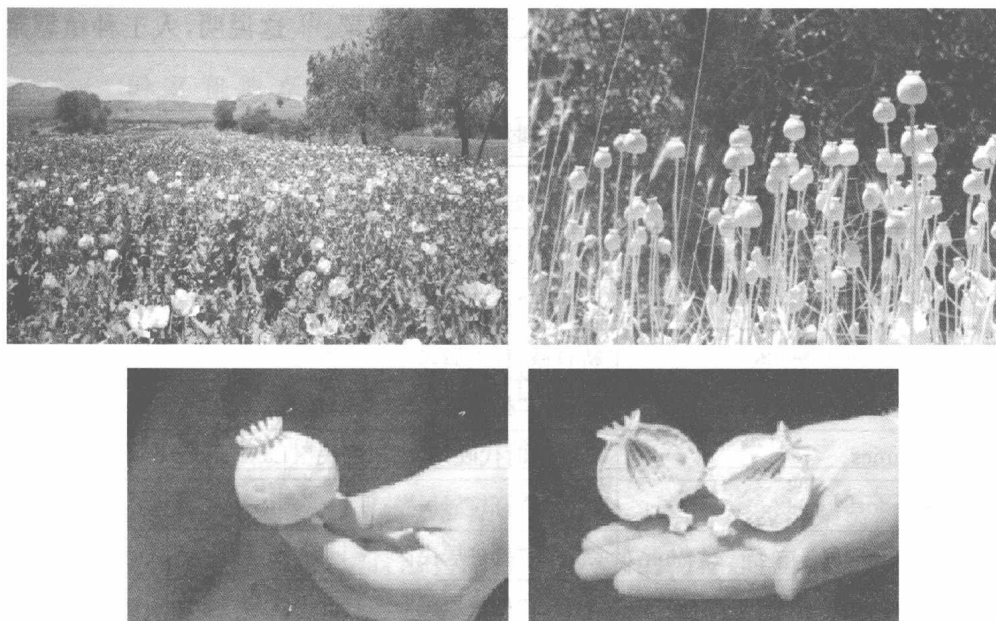


图 1-1 罂粟的生长过程^①

形,边缘为不规则波状锯齿,具白粉,叶脉明显,略突起。花单生,花梗长。萼片 2。花瓣 4,近圆形或扇形,白色、粉红色、红色、紫色或杂色;雄蕊多数,花丝线形,白色,花药长圆形,淡黄色;子房球形,绿色,无花柱,柱头呈扁平盘状体。蒴果球形或长圆状椭圆形,成熟时褐色。”^②种植时,通常在九月播种,越冬生长,在第二年夏季开花,萼片掉落。花朵单生枝顶,大而艳丽,叶大而光滑。秋天结实,届时花瓣自然脱落。一般来讲,罂粟在南北纬度 56° 之间的广大地区都可以生长,^③但它对生长环境有着特殊要求,主要是雨水少但土地要湿润,日照长但不能过于干燥。

现知最早的罂粟遗存发现于德国西部的莱茵河流域,时代是公元前 4600 年之前的线纹陶文化(多瑙河文化)时期,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④ 公元前 4000 年前后的罂粟遗存明显增多。在德国、西班牙、奥地利、意大利、法国等地公元前 4200 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有鸦片罂粟存在。在公元前 4000 年的瑞士湖边

① *Focus on Geography*, 2011(1).

② 《中国植物志》(第 32 卷),第 53 页。

③ “Opium Produc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UNODC *Bulletin on Narcotics*, 1949 Issue 1.

④ 关于罂粟起源地也有不同看法,有西南欧、东南欧、中欧、地中海地区、西亚等几种不同意见。笔者根据史前遗迹的时间,倾向于中欧起源说。另有人认为罂粟和鸦片起源于苏美尔,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参见龚缨晏:《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东方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17 页; *On the Trail of Ancient Opium Poppy*, p.87.

桩屋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了人工种植的罂粟。^① 这说明，人工种植罂粟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 6 000 年前。

表 1-1 欧洲新石器时代鸦片罂粟的考古记录^②

国 家 和 地 点	时 代
西班牙：Cueva de los Murciélagos	新石器时代晚期
意大利：Lagozza	新石器“打桩居民”(piles dwellers)
法国：Lac de Chalain	新石器“打桩居民”
瑞士：Storen and Furren	新石器“打桩居民”
Brise-Lames	新石器时代晚期“湖岸居民”(Lake shore dwellers)
Moosseedorf	新石器“打桩居民”
Thun	新石器“打桩居民”
Robenhausen	新石器“打桩居民”
Utoquai Zürich	新石器时代晚期“打桩居民”
Horgen and Männedorf	新石器“打桩居民”
Burgäschli	新石器时代中期“打桩居民”
Seeberg	新石器“科尔塔约”时期(young Cortaillod)
Niederwil	新石器“打桩居民”
Pfyn	新石器“打桩居民”
Uerikon	新石器“打桩居民”
Obermeilen	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早期“打桩居民”
Oberkirch	新石器“打桩居民”
Weier	新石器“打桩居民”
Steckborn	新石器“打桩居民”
西德：Sipplingen	新石器时代晚期“打桩居民”
Riedschachen settlement	新石器时代
Reute	新石器“打桩居民”
Lamersdorf	线纹陶文化(斑纹陶器 Bandkeramik)

① 王纪潮：《底也迦考——含鸦片合方始传中国的问题》，《自然科学史研究》2006 年第 2 期。
② On the Trail of Ancient Opium Poppy, p.136.

续 表

国 家 和 地 点	时 代
Oekoven	(斑纹陶器)
Aldenhoven	(斑纹陶器)
Langweiler	(斑纹陶器)
Garsdorf	(斑纹陶器)
波兰: Zeslawice	新石器时代放射线装饰陶文化(radial decorated pottery)
捷克斯洛伐克: Vavrovice	Epiatlantikum(公元前 3000 年后)

根据罂粟遗存发现时间的先后顺序,姑且认为是德国西部莱茵河流域的先民首先驯化了刚毛罂粟,培育出鸦片罂粟这一新的物种,时间是公元前 4600 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或稍前。

二、什么是鸦片

什么是鸦片?这似乎是个十分浅显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鸦片是取自罂粟蒴果中的浆汁的凝结物。不过,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罂粟属中 100 多种植物都可以产生“具有乳白色带有恶臭的汁液”。换言之,这些东西都可以凝结为物。如果说这些都是鸦片,恐怕没有人赞成。如果说,只有从鸦片罂粟的蒴果中提取的物质才是鸦片,又遭到了美国学者马丁·布思的反对。他认为:“罂粟家族有 28 属、250 多种,却只有鸦片罂粟与苞鳞罂粟能产生一定数量的鸦片。”^①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再讨论鸦片罂粟中提取出的物质与其他罂粟中的提取物有何不同。鸦片罂粟中所提取的“鸦片”被视为标准,含糖、蛋白质、脂肪、水、袂康酸等基本物质和大量的生物碱。这些生物碱可分为 10 类 29 种。其中,吗啡(Morphia)被认为是最能反映鸦片特性的生物碱。然而,除鸦片罂粟外,含有吗啡的罂粟属植物还有刚毛罂粟和虞美人(Papaver rhoeas L.)。此外,同是罂粟科罂粟族但归于花菱草属的墨西哥花菱草(Eschscholtzia mexicana Greene)和罂粟科古罂粟族蒴罂粟属的墨西哥蒴罂粟(Argemone mexicana L.)也含有吗啡。在罂粟科以外,桑科的啤酒花(Humulus lupulus L.)和防己科

^① [美] 马丁·布思:《鸦片史》,任华梨译,海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 页。